

得其深遠宕逸之神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李白詩歌選評研究**

張 俐 盈*

摘 要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凡例〉表明「是集以李、杜為宗」，以杜甫為詩教典範，已人所共知，然如何「以李白為宗」，歷來少有研究。本文依據沈氏「既審其宗旨，復觀其體裁，徐諷其音節」的選詩標準作為研究進路：就「審宗旨」而言，沈德潛推崇李白婉而多諷之作，並點撥李詩對於人情物理的體察，藉評點李詩建立詩教之尊。就「論格調」而言，沈氏指出李白古詩有復古與縱橫馳驟兩類，而後者尤為沈氏標舉的「鯨魚碧海」、「巨刃摩天」等雄渾詩風提供範式；律體以古筆為之，逸氣凌雲；五絕高妙，七絕為「言微旨遠，語淺情深」之典範。由此得知，李詩之所以成為沈德潛建構詩學理論的典範，源於他詩歌中「含蓄蘊藉」（深遠）與「天才奇特」（宕逸）兩個特質。婉道無窮向風雅傳統回歸，逸氣縱橫則開拓詩的創作界域。李白的指標性意義，當由此理解。

關鍵詞：沈德潛、唐詩別裁集、李白、詩教、格調

2013 年 11 月 7 日收稿，2014 年 4 月 28 日修訂完成，2014 年 11 月 17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 本文為獲得科技部「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102-2420-H-002-041-DR）期間撰寫，感謝科技部補助。又，投稿期間，承蒙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謹此申謝。

一、前言

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今江蘇蘇州）人。乾隆四年（1739）沈德潛進士及第，時年已六十有七，之後於乾隆七年（1742）以七十古稀高齡留館，至乾隆十四年（1749）致仕，官至禮部侍郎。沈德潛繼王士禛之後執清代詩壇牛耳，¹ 進入仕途之前，已完成《唐詩別裁集》、《古詩源》、《說詩晬語》、《明詩別裁集》等詩選本與詩學理論專著；² 出仕期間，除與乾隆君臣酬唱而作和御製詩之外，³ 並無評選等論著刊行；致仕之後，陸續完成《杜詩偶評》、《國朝詩別裁集》及重訂《唐詩別裁集》20 卷。⁴ 從時間軸看，沈德潛的選詩工作與為官恰好交錯，且入仕不過七年，因此詩評家的屬性相對較為鮮明。⁵

《唐詩別裁集》是沈德潛編纂的第一部詩選本，也是歷代最著名、流傳最

-
- 1 清·徐珂（1869-1928）：「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其標宗旨，樹壇坫，爭雄於一時者，有沈德潛、袁枚、翁方綱三家。……故其時大宗，不能不推沈德潛。」見《清稗類鈔》第 8 冊「文學類」〈詩學名家之類聚〉（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3900。
 - 2 成書的年代分別為：《唐詩別裁集》成書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時年 45；《古詩源》成書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時年 47；《說詩晬語》成書於雍正九年（1731），時年 59；《明詩別裁集》成書於雍正十二年（1734），時年 62。
 - 3 沈德潛自訂《年譜》乾隆七年（年 70）提到：「上諭張中堂云沈德潛係老名士，有詩名，命和〈消夏十詠〉五律」、「命和〈落葉詩〉七言六律。君倡臣賡幾同卷阿之矢音也。」此為君臣唱和之始。收錄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3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14-15。廖美玉〈後世變的詩人述作空間——同榜異軌的沈德潛與袁枚〉一文表示：「總計乾隆 23-30 年間有御賜詩文及恭和御製詩凡 6 卷，足見君臣之間的交會主要是在詩的創作。」見《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53(2012.7): 43。
 - 4 成書的年代分別為：《杜詩偶評》成書於乾隆十八年（1753），時年 75；《清詩別裁集》成書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時年 85；《重刊唐詩別裁集》成書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時年 91。
 - 5 廖美玉〈後世變的詩人述作空間——同榜異軌的沈德潛與袁枚〉一文嘗據此表示：「沈德潛選擇以評選詩歌為終身『志業』，並且刻意保持在『仕』以外的距離，形成仕／詩的對話關係，以突顯詩學理論的超越性與獨立性。」見《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53(2012.7): 46。

廣的唐詩選本之一。⁶ 沈德潛論詩重詩教、主格調，初刻《唐詩別裁集》〈序〉云：「既審其宗旨，復觀其體裁，徐諷其音節，未嘗立異，不求苟同，大約去淫濫以歸雅正，于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莊者，庶幾一合焉。此微意所存也。」⁷ 選詩以性情為優先，⁸ 強調「關乎人倫日用及古今成敗興壞之故者，方為可存」，⁹ 審宗旨之餘，繼之講究詩歌的體裁與音節，循此標準建立一套「微而婉、和而莊」、「雅正」的詩歌範本。初刻《唐詩別裁集》〈凡例〉有言：

唐人選唐詩，多不及李、杜。蜀韋穀《才調集》，收李不收杜。宋姚鉉《唐文粹》，祇收老杜〈莫相疑行〉、〈花卿歌〉等十篇，真不可解也。元楊伯謙《唐音》，群推善本，亦不收李、杜。明高廷禮《正聲》，收李、杜浸廣，而未極其盛。是集以李、杜為宗，玄圃夜光，五湖原泉，彙集卷內，別於諸家選本。（頁 1-2）

對於明以前的唐詩選本不及李、杜，或不能兼收二者的情況表示遺憾，即使在明代復古詩學的影響下，李、杜逐漸獲得重視，然而「未極其盛」。有鑑於此，沈氏編選《唐詩別裁集》，明言「是集以李、杜為宗」、「別於諸家選本」，

-
- 6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頁 319。此外清·梁章鉅《退庵隨筆》嘗評論歷代選本，表示：「唐詩前無好選本，高廷禮之《唐詩品彙》，可謂用心，而實啟後來無撫之端，膚廓之弊。故雖終明之世，館閣以此為宗，而迄不能行遠。王漁洋不得謂非明眼人，其《古詩選》最傳於世，然五言不少錄少陵、昌黎、香山、東坡、放翁，七言不錄香山；《唐賢三昧集》，則非惟昌黎、香山不載，即李、杜亦一字不登，皆令人莫測其旨。無已，但求一平正通達之選，以為初學金針，則沈歸愚之《唐詩別裁》，尚堪充數。此書規模初備，繩尺亦極分明。先熟復此書，而後博觀御定《全唐詩》，以求初、盛、中、晚之分合正變可矣。」收錄於《清代筆記叢刊》第 3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頁 2067。
- 7 清·沈德潛編，重訂《唐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原序頁 2。由於《唐詩別裁集》有初刻與重訂兩版本，下文參考主要以重訂本為主，直接標明頁碼於引文後，不另註；唯初刻與重訂本不同時，另外加註。初刻本徵引康熙五十六年碧梧書屋藏版，此書取自哈佛大學東亞系燕京圖書館善本古籍庫館藏，特致謝忱。
- 8 沈德潛《七子詩選》〈序〉（乾隆十八年編）：「竊謂宗旨者，原乎性情者也，風格者，本乎氣骨者也；神韻者，溢於才思之餘，虛與委蛇而不留其迹者也。」收錄於《和刻本漢詩集成·總集篇》第 8 輯（東京：古典研究會出版，1979），頁 110。
- 9 語出《國朝詩別裁集》〈凡例〉：「詩必原本性情，關乎人倫日用及古今成敗興壞之故者，方為可存，所謂其言有物也。」見沈德潛選，李克和等校點，《清詩別裁集》（長沙：岳麓書社，1998），頁 2。

有意建立以李、杜為典範的詩學傳統。

《唐詩別裁集》選杜詩數量最多，李詩其次。¹⁰ 學界對於這部選本的關注極高，¹¹ 然個別選評多著重於杜詩研究，¹² 李詩相對較少。¹³ 沈德潛既表明「是集以李、杜為宗」，重視李詩當不亞於杜詩，然而，在選本收李詩數量少於杜詩的情況下，如何突顯李白地位？以及，李白「天才奇特」¹⁴ 的形象，如何成為沈德潛建構詩學理論的典範？沈氏《唐詩別裁集》云：「讀李詩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遠宕逸之神，才是謫仙人面目。」¹⁵（頁 183）「深遠」

10 以重訂本《唐詩別裁集》為統計指標，李、杜各體收入數量如下：

	五古	五言長律	七古	五律	七律	五絕	七絕	合計
李白	42	5	37	27	4	5	20	140
杜甫	53	18	58	63	26	3	3	224

沈德潛所收李白與杜甫詩數雖相差 84 首，然李白存詩 1001 首，杜甫存詩 1460 首，沈氏所收數量各占總數 14%與 15%，比例相當，可視為「以李杜為宗」之佐證。

- 11 專書如陳岸峰，《沈德潛詩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1）、韓勝，《清代唐詩選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第三章第一節〈沈德潛《唐詩別裁集》的編選與重訂〉，頁 99-166。期刊如范建明，〈關於《唐詩別裁集》的修訂及其理由——「重訂本」與「初刻本」的比較〉，《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5(2012.12): 57-74。
- 12 由於《唐詩別裁集》選錄杜詩居詩家之冠，因此學者多以杜詩為研究對象，期刊如陳美朱，〈《唐詩歸》與《唐詩別裁集》之杜詩選評比較〉，《東吳中文學報》24(2012.11): 143-166。專書如陳岸峰《沈德潛詩學研究》多以沈氏選評杜詩為例，並表示：「在沈氏眼中，詩歌中既有碧海鯨魚、巨刃摩天之風格又兼具溫柔敦厚的內容與表現手法的只有杜甫。」（頁 110）本文以為其說值得商榷，此亦為本文論述動機。王宏林，《沈德潛詩學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第二章第三節專論〈沈德潛的杜詩論〉，頁 59-72。學位論文如吳珮文，「沈德潛『詩教』觀研究——以詩歌評選為論述文本」（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第 5 章〈以杜甫為沈德潛詩教之典範〉，頁 226-240。
- 13 目前專門討論沈德潛選評李詩者，僅有王曉晴，〈論沈德潛對李白七絕之評價——以《唐詩別裁集》為探討重心〉，《輔大中研學刊》15(2005.10): 1-27；薛穎、朱茹，〈從《唐詩別裁集》對李白詩評注看沈德潛詩論〉，《大慶師範學院學報》27.3(2007.6): 82-84。前者以七絕為主，後者論述寬泛，仍留予許多討論空間。
- 14 語出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 2「李白小傳」，頁 43。
- 15 此雖出於《唐詩別裁集》卷 6 總評李白七古處，然由於文中未預設體裁，加上沈德潛在此文之上，另有專門詩話討論李白七古（「太白七言古，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因此本文以為，視「得其深遠宕逸之神」為沈氏對讀者所作的總提點，亦未嘗不可。

指含蘊精微，表達深婉；「宕逸」則不受常理約束，逸氣縱橫，似已提供捕捉謫仙人面目之門徑。然而實際內涵為何？下文將從「審宗旨」與「論格調」切入，前者討論沈德潛如何評點李詩以建立詩教之尊；後者討論沈氏如何選評李詩確立各體範式。最後總結李詩有哪些特質，是構成沈德潛「以李白為宗」的理論基礎。

二、審「宗旨」：評點李詩建立詩教之尊

乾隆二十八年（1763）沈德潛重新刊訂《唐詩別裁集》，從原來的十卷、一千六百餘首，擴充至二十卷、一千九百二十八首，¹⁶ 重訂《唐詩別裁集》〈序〉提出幾點異動，¹⁷ 並表示：

且前此詩人未立小傳，未錄詩話，今為補入；前此評釋，亦從簡略，今較詳明。俾學者讀其詩知其為人，抑因評釋而窺作者之用心，今人與古人之心，可如相告語矣。（重訂序，頁3）

補上更為詳實的詩話與評釋，出發點與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¹⁸ 相謀合，協助讀者明白作者的為人與心思。沈德潛曾於〈湖北鄉試策

16 陳樹滋於康熙五十六年所寫的序文提到：「予與沈子始之，予中之，沈子終之，成詩十卷，得一千六百餘首。」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頁318。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集》〈序〉：「成詩二十卷，得詩一千九百二十八章。」（序頁3）

17 重訂《唐詩別裁集》〈序〉：「倘學詩者性情所喜，欲奉為步趨，而選中偏未之及，恐不免如望洋而返也。因而增入諸家：如王、楊、盧、駱唐初一體，老杜亦云『不廢江河萬古流』也；白傳諷喻，有補世道人心，本傳所云『箴時之病，補政之缺』也；張、王樂府，委折深婉，曲道人情，李青蓮後之變體也；長吉嘔心，荒陬古奧，怨懟悲愁，杜牧之許為〈楚騷〉之苗裔也。又五言試帖，前選略見，今為制科所需，檢擇佳篇，垂示準則，為入春秋闡者導夫先路也。他如任華、盧仝之粗野，和凝〈香奩詩〉之褻嫚，與夫一切生梗僻澀及貢媚獻諛之辭，概排斥焉。」（頁3）這段話表明三點異動：其一，增加的詩人、詩作包括初唐四傑詩，中唐白居易的諷喻詩，張籍、王建的樂府詩，以及晚唐李賀的作品。其二，乾隆二十二年（1757）下詔於鄉試、會試中增考五言八韻試帖詩一首，因應考試制度改革造成的需求，沈德潛在重訂本中，檢擇佳篇，作為範本。其三，重申粗野、褻嫚、生梗僻澀及貢媚獻諛之辭，一概屏除。

18 語出《孟子》〈萬章篇〉：「……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清·阮元纂修，《重刊宋本十三

問〉中提問：

詩者，用以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非如後世所云緣情綺靡已也。……風騷以後，詩人代興，上下藝林，四言何以獨推韋、孟，五言何以獨推蘇、李，阮籍何以擅長於魏代，陶潛何以卓絕於六朝，陳子昂、元結、李白、杜甫、韓愈何以高出於唐，蘇軾、陸游何以高出於兩宋，元好問何以高出於金源，豈其語言之工與，抑詩外別有事在也？¹⁹

在這一策試中，他提出幾位評價高出於同時代的詩人為例，並提問他們的高評價是出於「語言之工」抑或「詩外別有事在」？雖未明確說出答案，其實已在首句「詩者，用以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透露他的判斷標準。也呼應《唐詩別裁集》〈序〉的選詩標準：「先審宗旨，繼論體裁，繼論音節，繼論神韻，而一歸於中正和平。」審宗旨必置於體裁、音節之上。值得注意的是，沈德潛所拈出「高於唐」的詩家中，李白與陳子昂、元結、杜甫、韓愈並列，同屬在語言之外，蘊含「別事」之屬。沈德潛如何藉由評釋，指導讀者掌握李白之「別事」？以下從「詩人創作」與「讀者閱讀」這兩個角度切入討論。

（一）詩人創作：推崇微而婉的託興手法

沈德潛初刊《唐詩別裁集》〈序文〉提到：「唐人之詩，有優柔平中順成和動之音，亦有志微噍殺流僻邪散之響。」（頁 1）爲了區隔二者，對治唐詩因聲律日工，成爲宴遊作樂的附庸，而遠離詩教的現象，因此格外重視託興之作與中正和平之音。《說詩碎語》進一步明言：

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託物連類以形之。鬱情欲舒，天機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覆唱歎，而中藏之懽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倘質直敷陳，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²⁰

針對難以陳顯的事理、不便舒展的鬱情，透過託物連類、借物引懷的比興手

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 188 下。

19 見沈德潛，《歸愚文鈔》，卷 7，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34 冊，頁 484。

20 沈德潛著，《說詩碎語》，收入清·何文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統編》第 4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 640。

法，足以使潛藏內心的歡愉慘戚，隱躍欲傳。倘若質直鋪陳，不僅少了蘊蓄之美，在情感的感染力上，也大打折扣。

據此寫作原則，沈德潛對於李白詩中婉而多諷，含蓄蘊藉者，尤為肯定。《唐詩別裁集》評〈白頭吟〉云：「太白詩固多寄托。」（頁 189）卷 20 評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為貴；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頁 653）個別詩評如：

〈擬古四首（去去復去去）〉後批：「詞微旨遠，怨而不怒。」（頁 47）

〈烏夜啼〉後批：「蘊含深遠，不須言語之煩。」（頁 185）

〈擬古〉：「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日落知天昏，夢長覺道遠。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烏夜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空房淚如雨」，²¹ 兩首均以比興手法，描繪思念著遠方未歸之夫君的婦女，在日間、夢裡、織錦時，自傷孤獨的心境。語句淺近，情感內斂卻含蘊無窮，正呼應前文所言：「中藏之懽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又如《唐詩別裁集》選〈遠別離〉後批：

玄宗禪位於肅宗，宦者李輔國謂上皇居興慶宮交通外人，將不利於陛下，於是徙上皇於西內，怏怏不逾時而崩。詩蓋指此也。太白失位之人，雖言何補，故托弔古以致諷焉。（頁 183）

宦官當道，國局堪憂，在現實政治中「失位」的李白，沒有干涉朝政的機會，然而詩人詠史憑弔的文字中，隱隱傳達託諷微意，使千載之下，讀者聞之惻然。誠如沈德潛《說詩晬語》所云：「諷刺之詞，直訐易盡，婉道無窮。」²² 其〈施覺庵考功詩序〉亦云：「詩之為道也，以微言通諷喻，大要援此譬彼，優游婉順，無放情竭論，而人裊裊自得於意言之餘，《三百》以來，代有升降，旨歸則一也。」²³ 透過藝術性的修飾語言，委婉地傳達諷諫之旨，使讀者徘徊於有盡之言與無盡之意中，「隨其性情淺深高下，各有會心」（《唐詩別裁集》〈凡例〉）。這是自《詩經》以來一貫溫厚的詩教旨歸。再如評李白〈子夜吳歌

21 為與選文版本相同，本文所引李白詩歌皆出自沈德潛收錄之重訂《唐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下文除論述需要，否則限於篇幅，不另徵引原詩。

22 《說詩晬語》，卷上第 17 則，《歷代詩話統編》第 4 冊，頁 643。

23 沈德潛，《歸愚文鈔》，卷 11，《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34 冊，頁 551。

(秋))：

不言朝家之黷武，而言胡虜之未平，立言溫厚。（頁 48）²⁴

〈子夜吳歌〉以「萬戶擣衣聲」表達心繫遠戍塞外之人，而這份「玉關情」，又誘發「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的疑問，詩人代戍婦發言，將種種無奈淡淡地歸因為「胡虜未平」，舉重若輕，使全詩餘情餘味無窮。所餘者，既是罷征之想，也是對朝廷窮兵黷武的軟性譴責。這委婉而堅實的力道，誠為「直許易盡，婉道無窮」的極佳代言。

另一方面，沈德潛肯定李白應制詩意含託諷，試觀其評〈宮中行樂詞〉：

〈宮中行樂詞七首〉總評：「原本齊、梁，緣情綺靡中不忘諷意，寄興獨遠。」（頁 337）

〈宮中行樂詞（柳色黃金嫩）〉後評：「連上首（小小生金屋）專詠貴妃，言下有禍水滅漢之意。」（頁 338）

〈宮中行樂詞（盧橘為秦樹）〉後評：「中有規諷。」（頁 338）

〈宮中行樂詞〉題下李白自注「奉詔作五言」，說明創作緣由。長安三年任供奉翰林，是李白一生最靠近政治核心的時期，沈德潛以為，〈宮中行樂詞〉雖為應詔之作，頌美之餘不忘規諷，「寄興獨遠」。除此之外，沈德潛也收錄李白〈清平調詞三首〉，云：「三章合花與人言之」（頁 657），並於〈清平調其二（一枝紅豔露凝香）〉後評：「初太真持七寶杯，酌葡萄酒，笑領歌意。後高力士謂飛燕比擬輕薄，太真譖於上，因而遣之。」（頁 657）透過高力士兩舌之語，與唐明皇「因而遣之」的結局，暗示詩歌微意之所存。〈宮中行樂詞〉與〈清平調〉兩組詩為奉詔之作，《說詩晬語》卷下第 66 則有言：

唐時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限以聲律，而又得失諛美之念，先存於中，揣摩主司之好尚，迎合君上之意旨，宜其言之難工也。²⁵

應制酬答詩為有心躋身社會、政治、文化等權力核心的文人，必修的社交辭

24 此乃承唐汝詢之說而來：「此為戍婦之辭，以譏當時戰伐之苦也，言於月夜擣衣，以寄邊塞，而此風吹不盡者，皆我思念玉關之情也。安得平胡而使征夫稍息乎？不恨朝廷之黷武，但言胡虜之未平，深得風人之音。」明·唐汝詢選釋，王振漢點校，《唐詩解》（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卷 3，頁 65。

25 清·何文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統編》第 4 冊，頁 684。

令。然而礙於官場文化，文人為取士或應制而作的歌詩，容易成為諛美頌聖的工具，而離詩教日遠。有鑒於此，沈德潛透過選詩，規範應制詩的寫作原則，此作法與其「為制科所需，檢擇佳篇（筆者按：指五言試帖），垂式準則，為入春秋闡者導夫先路」。（重訂〈序〉，頁3）出發點相同，都是為初學者入仕做準備。沈德潛晚年重訂《唐詩別裁集》，所增詩歌以應制、奉和一類為多，當是考量到這一層需要。²⁶ 李白奉召作〈宮中行樂詞〉與〈清平調〉，是否在歌詠貴妃之餘，暗含美刺，今已不得而知，²⁷ 然而，沈德潛嘗云：「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讀太白詩，如見其脫屣千乘。」²⁸ 李白藐視權貴的形象，深植人心，自然無意「揣摩主司之好尚，迎合君上之意旨」。沈德潛透過標準李白應制詩「中有規諷」、「寄興獨遠」，建立「扶掖雅正」的標準，避免詩歌為政治服務，提醒讀者／學詩者，即使走向政治，也可以超然於政治，使詩歌達到「和性情、厚人倫、匡政治、感神明」（重訂〈序〉，頁4）之教化作用。

（二）讀者閱讀：點撥詩中人情物理與盛衰興亡的體察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開宗明義指出：「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

26 韓勝表示：「在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集》時，對一些詩人的詩作多有增刪。其所增詩以贈別、酬答、應制、奉和之類尤多，又與沈晚年的經歷有關。沈德潛備受乾隆帝賞識，多有與之酬和之詩。而且沈居高位執詩壇牛耳，多有與之交往詩人贈答之作。故於重訂時將此類詩多加選擇。」見氏著，《清代唐詩選本研究》，頁114。本文以為，韓勝的說明僅為淺層原因，建立合於雅正的詩教範本當為主因。

27 對此歷來詩評家各執一端，如明·唐汝詢《唐詩解》卷33：「禍水滅漢，聚麀亂唐，取喻因自不淺。」唐汝詢選釋，王振漢點校，《唐詩解》，頁877。蕭士贊《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5：「〈清平樂詞〉、〈宮中行樂詞〉，其中數首全得《國風》諷諫之體。」唐·李白撰，宋·楊齊賢註，元·蕭士贊補注，《分類補注李太白詩》（《閩刻珍本叢刊》集部第57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609。清·吳昌祺《刪定唐詩解》則認為：「唐以禍水況太真，恐非作者意。詩只言美而承寵耳」、「所謂緣情而綺靡者也。」明·唐汝詢選釋，清·吳昌祺評定，《刪定唐詩解》（《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第16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236。王琦《李太白詩集注》：「若夫〈清平調〉、〈宮中行樂詞〉，皆應詔而賦者，其辭以富麗為工，其意以頌美為主，刺譏之語無庸涉其筆端。」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1692。

28 見沈德潛，《說詩晬語》，收入《歷代詩話統編》第4冊，頁688。

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²⁹ 重訂《唐詩別裁集》〈序〉也表示：「至於詩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倫，匡政治，感神明。」之所以強調詩教之尊，意在協助讀者掌握傳統詩歌美學，經由讀詩培養作詩、治學、處世乃至從政的基礎，提供士子由內到外形塑溫柔敦厚的性情。廖美玉研究認為，這是把「詩」推尊到可以涵攝一切人情物理、國家關係的位階，成了超越時間上的古往今來與政治上的盛衰興亡中惟一不變的指標。³⁰ 沈德潛如何透過選評李白詩歌，使讀者掌握詩道，以下擇要進行討論。

一個朝代的勝敗興衰，往往操控於極少數集權者的手中，在少數人決定多數人命運的情況下，便容易因立場的衝突或識見的偏狹而造成遺憾。而主導每一場政治角力背後的貪婪人性，並不曾因任何成功或失敗的政爭，而在法律上被定罪，卻會被記錄在詩歌當中。李白〈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白鷺之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沈德潛《唐詩別裁集》評：「非必有惡於白鷺，借以譏外潔內汙者耳。」詩後批：「時多酷吏與聚斂之臣，故作是詩以刺。」（頁 187）評〈古風（天津三月時）〉：「歷言權貴豪侈，沉溺不返，而有李斯、石崇之禍，不如范蠡扁舟歸去之為得也。」（頁 45）評〈古風（登高望四海）〉：「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鴦。」批：「喻小人得志，君子失所。」（頁 46）即使不能在當下產生效果，然而詩歌箴時之病，補政之缺的作用，遠比政治的有效期限來的長遠。至於已經從政治舞臺中退位的歷史人物，透過詩人緬懷之筆，還能再度活躍於世人心目。如李白〈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云：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為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惟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頁 52）

張良為韓報仇強秦，散盡家財以求壯士，儘管事功未就，已足以震撼天下。

29 收入《歷代詩話統編》第 4 冊，頁 639。

30 見廖美玉，〈後世變的詩人述作空間——同榜異軌的沈德潛與袁枚〉，文中同時也表示：「沈德潛刻意拉開文學與政治的距離，卻沒有走向出世的隱逸之路，反而更著力於人倫日用與政治興壞上，亦可推知其選詩旨趣正在於發明詩人的生平抱負，尤重在以詩來補世道人心，使『詩』成為世變紛擾中的一股穩定力量。」《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53(2012.7): 48、50。

千年之後，李白遊於圯橋之上，懷想張良的智勇英風，感嘆斯人已去，碧水蕭條。沈德潛評曰：「爲子房生色，『智勇』二字可補世家贊語。」（頁 52）以詩筆補充史筆，把詩歌抬高到詮釋歷史的位階。或如李白〈望鸛鵒洲懷禰衡〉：「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沈德潛批曰：「曹操送之（筆者按：指禰衡）劉表，劉表送之黃祖，祖乃殺之。固三人之不能容物，而衡之恃才漫罵，有以自取也。嚴儀卿亦云才高識寡，與太白意同。」（頁 53）如此讀詩懷古，以史爲鑒，對於人情世理也能多一分洞察。

無論政權興衰、朝代更迭，人生有更多的課題，不是政治單一語言所能容受，更不是史家硃筆記載的範圍，卻會是詩人留心思索的議題：關於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李白〈古風（君平既棄世）〉：「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騶虞不虛來，鸞鷟有時鳴。」沈德潛批曰：「言人之不泯，如騶虞鸞鷟，必然見知；即世人不知，天上猶懸其名也。」（頁 44）真正的人才，即使爲世所棄，只要不把個人的價值侷限於政治場域，或短暫的現實世界，「見知」還能有許多方式。同理，關於用捨行藏的抉擇，詩人也提供許多思考的角度，如李白〈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君思潁水綠，忽復歸嵩岑。歸時莫洗耳，爲我洗其心。洗心得真情，洗耳徒買名。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生。」沈德潛批曰：「言真能洗心，則出處皆宜，不專以忘世爲高也。」（頁 54）³¹ 只要洗滌妄念、澄淨思慮，獨善其身或者兼善天下，都能伸展自如，生命的幅度相形開闊。再如〈沐浴子〉：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頁 48）

所有人情物理，歸結到根本，不外乎與外界人、事、物的應對互動，處在不只黑白二分的人際光譜中，分寸的拿捏，左右身與世的契合程度。沈德潛批曰：「言立身忌太潔，不如老氏之和光同塵也。」（頁 48）詩人的智慧靈光，百代之下，猶發人深省。

另一方面，所謂「詩必原本性情，關乎人倫日用及古今成敗興壞之故者，

31 「洗心」出自《周易》〈繫辭上〉：「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意指清除雜念、淨化妄心。見清·阮元纂修，《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 156 上。

方爲可存。」³²不只朝代興衰無常，人類短暫的生命存亡，更是超越貧富、貴賤、階級與身分，也超越古今，是所有人倫日用的根源，牽動著每個人的情感與思維。天才如李白，對於時空無盡、人事倏忽，尤其有強烈的感受，³³如〈擬古〉其一：「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沈德潛批曰：「言時光與人命同一短促。」（頁 47）〈古風（莊周夢蝴蝶）〉：「莊周夢蝴蝶，蝴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沈德潛批曰：「言一體尚有變易，而富貴能長保耶？」（頁 44）如何爲短暫的生命尋求意義？富貴倘難長保，名聲是否長存？〈襄陽歌〉云：

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頁 192-193）

生命若只是時間之流中來去倏忽的過客，記憶又如何永續？當年襄陽百姓爲感念太守羊祜而建的碑石，在唐人眼中不過是「一片石」。富貴功名轉眼虛無，終極的體悟使李白轉而行樂當下。沈德潛批：「羊叔子之峴山碑，猶然磨滅，無人墮淚，況尋常富貴乎？不如豁精沉飲之爲樂也。」（頁 193）或〈擬古〉其二：「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爲寶。」沈德潛批：「言天地終歸枯槁，況乎人生，正當及時行樂。」（頁 47）然而，行樂不過爲了緩解生命終歸虛無之痛，李白乃義無反顧揭露它的有限性，其〈夢遊天姥吟留別〉云：「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沈德潛評此詩云：「托言夢遊，窮形盡相，以極洞天之奇幻，至醒後頓失烟霞矣。知世間行樂，亦同一夢，安能於夢中屈身權貴乎？吾當別去，遍遊名山以終天年也。」（頁 199）凡此，沈氏點出李白敏銳地觀察、省思與記錄時間匆促的足跡，把「無常」鑲嵌在恆住的片言隻語中，強化了文學不受時空限制的超越性。

沈德潛嘗云：「既以編詩，亦以論世，使覽者窮本知變，以漸窺風雅之遺

32 見沈德潛選，李克和等校點，《清詩別裁集》，頁 2。

33 方瑜〈大鵬與深淵——試讀李白〈襄陽歌〉〉表示：「（李白）最具個人特色的代表作幾乎全以自然山水、時空無盡、人事倏忽為描述主題。詩人李白無疑具有強烈感受事物的心靈，但他強烈感情投注的對象，卻往往與杜甫大不相同。」見氏著，《唐詩論文集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2005），頁 46。

意。」³⁴ 他將「編詩」與「論世」放在同一個層級，結合兩者正是爲了使詩歌生活化，意在引導初學者從讀詩、作詩中，培養對人倫日用、古今成敗興壞等事理變遷的敏感度。《唐詩別裁集》〈凡例〉云：

讀詩者心平氣和，涵泳浸漬，則意味自出；不宜自立意見，勉強求合也。況古人之言，包含無盡，後人讀之，隨其性情淺深高下，各有會心。如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斯為得之。（頁1）

只要心平氣和，涵泳其中，就可以在前人包含無盡的詩歌中，因個人性情淺深，感通一二，體察人情物理，靜觀時態變遷，習得立身處世之道。而李白天才奇特的詩思，也是在這樣的詮釋與解讀中，獲致意義。

三、論「格調」³⁵：選評李詩確立各體範式

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集》〈序〉云：「先審其宗旨，繼論體裁，繼論音節，繼論神韻，而一歸於中正和平。」（頁4）沈德潛的詩學之所以被視爲「格調派」，緣於對明代復古派理論的繼承，並與其他詩學進行融通與修正。³⁶ 如〈序〉所言，其「格調」除了辨體製（格）與審音律（調）之外，又吸收王士禛的神韻說，³⁷ 據以建立詩歌的專業性，達到「去淫濫以歸雅正」的訴求。

34 見沈德潛選編，《古詩源》〈序〉（臺北：世界書局，1998），頁1。

35 所謂「格調」，吳宏一曾整理日籍漢學家鈴木虎雄在《中國詩論史》中的解釋如下：「格是指已完成的形體，……調是音節，……格與調原是兩回事，但一定的詩格，必伴隨著一定的音調，所以二者關係密不可分。例如漢魏格的詩有漢魏的調，唐宋格的詩有唐宋的調。因為這個關係，格與調二者才連稱為格調。」見氏著，《清代文學批評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224。或見（日）鈴木虎雄著，洪順隆譯，《中國詩論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頁120-121。換言之，格指體製，調指音節，兩者當一併合觀，是以本節將同時討論，不刻意區分二者。

36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表示：「沈德潛總結了儒家詩學的以倫理價值為核心的理論，在此基礎上他又直接繼承了七子派的格調說和王士禛的神韻說，而對錢謙益、葉燮的詩學也有所吸收，確立了性情優先，兼容格調與神韻的新詩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511。

37 重訂《唐詩別裁集》〈序〉有言：「新城王阮亭尚書選《唐賢三昧集》，取司空表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嚴滄浪『羚羊挂角，無迹可求』之意，蓋味在鹽酸外也。而於杜少陵所云『鯨魚碧海』、韓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余因取杜、韓語

準此，在「審宗旨」之後，本節繼而「論格調」，檢視沈德潛如何透過辨析唐詩體製音律，確立李白詩歌的典範地位。

乾隆二十八年（1763）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集》，李白詩歌數量從初刊本的 139 首，擴增為 140 首，雖僅增加一首，然而各體裁之間收錄的詩題略有更動，以表格呈現如下：

表一 初復刻《唐詩別裁集》李白詩增刪表

	初刊本	重訂本	更 動 的 詩 題
五古	38 首	42 首	增加：〈古風（胡關饒風沙）〉、〈擬古（月色不可掃）〉、〈月下獨酌〉、〈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登黃山凌歊臺送族弟漂陽尉濟充泛舟赴華陰得齊字〉、〈上三峽〉7 首。 刪除：〈古風（郢客吟白雪）〉、〈送張舍人之江東〉、〈春思〉3 首。
七古	38 首	37 首	增加：〈襄陽歌〉、〈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白雲歌送劉十六還山〉3 首。 刪除：〈採蓮曲〉、〈月下吟〉、〈春日獨坐寄鄭明府〉、〈南陵別兒童入京〉4 首。
五律	27 首	27 首	未更動
七律	3 首	4 首	增加：〈鸚鵡洲〉1 首。
五言長律	6 首	5 首	刪除：〈春日歸山寄孟浩然〉1 首。
五絕	7 首	5 首	刪除：〈送陸判官往琵琶峽〉、〈重憶賀監〉2 首。
七絕	20 首	20 首	未更動

表格顯示，五古與七古更動較大，近體詩除了七律增加一首外，五言長律與五絕不增反減，五律與七絕所收數量為近體最多，卻完全沒有更動，顯然沈德潛對這兩個體裁的看法前後一致。這些數量與更動在各體裁之間代表什麼意義，下文將融合沈氏的辨體觀進行討論。

意定《唐詩別裁》，而新城所取，亦兼及焉。」（頁 3）關於漁洋的「神韻說」，吳宏一表示：「所謂神韻，所謂清遠，大概就是指下列的這種作品：字面上平澹無奇，『遇之匪深，即之愈稀』；內容上卻『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有愜悵迷離的情趣，亦即所謂『豪華落盡見真淳』、『天然去雕飾』之意。」見氏著，《清代詩學初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頁 171。

（一）五言、七言古詩

初刻與重訂《唐詩別裁集》〈凡例〉中，沈德潛針對五言古詩的發源、流衍，與唐代的承繼狀況提出看法：

五言古體，發源於西京，流衍于魏、晉，頹靡于梁、陳，至唐顯慶、龍朔間，不振極矣。陳伯玉力掃俳優，直追曩哲，讀〈感遇〉等章，何啻在黃初間也。張曲江、李供奉繼起，風裁各異，原本阮公。唐體中能復古者，以三家為最。

李攀龍《古今詩刪》中〈選唐詩序〉提到：「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³⁸將唐五古與唐前五古作切割，並隱然有優劣之分。³⁹相較之下，沈德潛的觀點顯得較為融通。他肯定陳子昂、張九齡、李白振興漢魏古體的努力，《唐詩別裁集》卷1總論張九齡五古時表示：「唐初五言古漸趨於律，風格未遒，陳正字起衰而詩品始正，張曲江繼續而詩品乃醇。」（頁8）值得注意的是，沈德潛雖主張唐代的五古與漢、魏一脈相承，卻也認同其中的流變，⁴⁰〈感遇九首〉題下評：「〈感遇〉詩，正字古奧，曲江蘊藉，本原同出嗣宗，而精神面目各別，所以千古。」（頁8）〈凡例〉也表示：「張曲江、李供奉繼起，風裁各異，原本阮公。」同樣源出阮籍〈詠懷詩〉，基於性情遭際之異，而精神面目各別。陳子昂古奧、張九齡蘊藉，至於李白，《唐詩別裁集》卷2總評其五古如下：

太白詩縱橫馳驟，獨〈古風〉二卷，不矜才，不使氣，原本阮公，風格俊上，伯玉〈感遇〉詩後，有嗣音矣。（頁43）

點出兩種類型：其一，李白不逞才使氣，繼承阮籍與陳子昂的復古道路，奪

38 明·李攀龍撰，包敬弟標校，《滄溟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377。

39 陳國球〈李攀龍「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說的意義〉表示：「他（李攀龍）既然在唐代所無的『五言古詩』之前不冠以任何標籤，則他應該是說這是『正宗的五言古詩』，而唐代所有的『其古詩』是『正宗』以外而又自成體系的一個傳統，『正宗』與『非正宗』之間，應該有高下之分。」同時也推斷李攀龍以漢魏詩為「正宗五言古詩」的基準。「事實上，他自己創作的古詩就是追師〈十九首〉及建安詩的。」見氏著，《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106-168。

40 陳岸峰認為沈德潛這樣的看法「是很通達的復古」，本文從其說。見氏著，《沈德潛詩學研究》，頁75-81。

胎阮公而「風格俊上」，以〈古風〉組詩為代表，並著意於李白之寄託，如評〈古風（胡關饒風沙）〉：「詩為開邊垂戒」，評〈古風（登高望四海）〉：「『白日』二語，喻讒邪惑主。『梧桐』二語，喻小人得志，君子失所。」（頁 46）其二，沈氏以「縱橫馳驟」形容，亦即與第一種截然相反，李白既矜才又使氣，以其天才爛漫縱橫揮灑。可舉沈氏的具體詩評為例，如〈月下獨酌〉後批：「脫口而出，純乎天籟，此種詩人不易學」（頁 53）；評〈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太白山水詩亦帶仙氣」（頁 51）。上述兩種類型，在選集中約各占一半，重訂本收李白五古 42 首，其中〈古風〉15 首、〈擬古〉4 首、古題樂府 7 首，餘為「縱橫馳驟」之詩篇。《說詩碎語》曰：

才大者聲色不動，指顧自如。太白五言妙於神行，昌黎不無蹶張矣。取其意規于正，雅道未漸。⁴¹

儘管李白才大而妙於神行，然而無論矜才使氣與否，沈氏所選五言皆「意規於正」，合乎風雅。如〈古風（胡關饒風沙）〉後批：「詩為開邊垂戒」（頁 46）；〈登黃山凌歊臺送族弟溧陽尉濟充泛舟赴華陰得齊字〉後批：「說轉漕處，見關係軍國，此一篇主意。」（頁 54）這兩首俱是重訂本新增的詩篇，沈氏重視性情的選詩標準，於此可覘。

至若七古，初刻《唐詩別裁集》〈凡例〉有言：

〈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自時厥後，魏、宋之間，時多傑作，唐人出而變態極焉。初唐風調可歌，氣格未上。至王、李、高、岑四家，馳騁有餘，安詳合度，為一體。李供奉鞭撻海岳，驅走風霆，非人力可及，為一體。杜工部沉雄激壯，奔放險幻，如萬寶雜陳，千軍競逐，天地渾奧之氣，至此盡洩，為一體。錢、劉以降，漸趨薄弱，韓文公拔出於貞元、元和間，踔厲風發，直欲上掩前人，為一體，七言楷式，稱大備云。（頁 3b）

重訂本刪除「直欲上掩前人，為一體」一句，易為「又別為一體」（頁 2-3），餘則不變。指出七古的發展不同於五古，唐人並未走向沿襲漢、魏的復古道路，而是極盡變態、多元發展。其中王、李、高、岑的安詳合度、李白的雷霆萬鈞、杜甫的沉雄奔放、韓愈的踔厲風發等，諸家各樹一幟，建立七言的

41 收入《歷代詩話統編》第 4 冊，頁 656。

創作楷式。初刻《唐詩別裁集》選錄李白七古 37 首，重訂本收 38 首，⁴² 卷 6 總評李白七古云：

太白七言古，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波浪自湧，白雲從空，隨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可及。（頁 183）

這段話承自明陸時雍：「太白七古，想落意外，局自變生，真所謂『驅走風雲，鞭撻海岳。』其殆天授，非人力也。」⁴³ 引文中由三十七個字構造而成的意象批評，「天」、「風」與「變」各出現兩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以為，整體意涵可概括為：李白以其天才（此殆天授，非人力也），任意揮灑（想落天外，局自變生），造成變幻莫測的各種姿態（大江無風，波浪自湧，白雲從空，隨風變滅。）沈德潛評〈白頭吟〉曰：「信手寫來，無不入妙。」（頁 189）評〈白雲歌送劉十六還山〉云：「隨手寫去，自然流逸。」（頁 198）俱含此意。再舉其他詩評為例：

〈蜀道難〉後評：筆陣縱橫，如虬飛蠖動，起雷霆于指顧之間。任華、盧仝輩仿之，適得其怪耳，太白所以為仙才也。（頁 184）

〈幽澗泉〉後評：縱筆揮灑，泠泠有聲。（頁 190）

〈鳴皋歌送岑徵君〉後評：學〈楚騷〉而長短疾徐，橫縱馳驟，又復變化其體，是為仙才。（頁 195）

沈德潛以「筆陣縱橫」、「縱筆揮灑」、「縱橫馳驟」等形容這三首詩，乃著意詩中句式長短不一的體製與因之造成的節奏。〈蜀道難〉、〈幽澗泉〉與〈鳴皋歌送岑徵君〉，均運用「哉」、「之」、「兮」等少見的古文與騷體句法，從三言、四言、九言到十一言，隨意跳躍，筆陣縱橫，不拘長短、駢散，變化自如。而這種開闔，也衝擊讀者的感官：「起雷霆于指顧之間」、「泠泠有聲」。如此奔放的氣勢，源於李白擅長融合前人的句型體式，「又復變化其體」之故，李白之為「仙才」，應從這個角度理解。

42 七古包括樂府歌行與騷體，《唐詩別裁集》〈凡例〉云：「王右丞〈送友人還山〉、李翰林〈鳴皋歌〉、韓吏部〈羅池廟迎神詞〉，皆屬騷體。因篇什甚少，附七言古中」、「唐人達樂者已少，其樂府題，不過借古人體製，寫自己胸臆耳，未必盡可被之管弦也。故雜錄於各體中，不另標樂府名目。」（頁 4）

43 明·陸時雍，《詩鏡總論》，收入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第 6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5），頁 5116。

此外，《唐詩別裁集》卷 6 有言：

讀李詩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遠宕逸之神，才是謫仙人面目。（頁 183）

這段話並未指涉特定體式，然置於總評七古之下，應與李白樂府歌行予人「雄快」之表象有關。然則沈德潛如何提點讀者從七古中得李白「深遠宕逸之神」？可從形式與內容兩方面解釋：前者承上段所言，李詩「仙」的意涵，應該在飛動豪邁、變化超乎的表象中，掌握其繼承既有體式而又不拘常規的精神。如〈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首句：「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純然散體句式，沈氏評：「此種格調，太白從心化出。」（頁 200）其二，在雄快開闔的氣勢中，還應掌握詩歌迴乎尋常的精深義理。為避免讀者惑於表象，沈德潛多次於詩中分析脈理與詩旨，例如〈夢遊天姥吟留別〉以夢境點出人生虛幻、快速、不確定的旨歸，沈德潛夾批注解層意安排，並於詩末總評：「詩境雖奇，脈理極細。」（頁 199）或總評〈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云：「敘與參軍情事，離離合合，結構分明，才情動蕩，不止以縱逸見長也。」（頁 197）直言李白縱逸之餘，猶蘊含情事，且將離合之情與篇章結構緊密連結。〈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為重訂本新增詩篇，沈德潛分段評點詩歌結構，⁴⁴ 足見其重視程度。其他如〈贈裴十四〉：「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沈德潛評此二語為「自道所得」（頁 197）；〈梁父吟〉：「猱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雕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沈德潛批注：「見君子小人並列，而人主不知。我欲起而除去奸惡，猶接飛猱，搏雕虎，不自言苦也。」（頁 191）掌握李白的懷抱與寄託，才算真得謫仙人

44 原文及批注如下：「憶昔洛陽董糟丘，為余天津橋南造酒樓。（沈批：此只作引引入。）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海內賢豪青雲客，（沈批：以下言元參軍。）就中與君心莫逆。（沈批：此言合。）迴山轉海不作難，傾情倒意無所惜。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夢思。不忍別，還相隨。（沈批：此言欲離仍合。）……銀鞍金絡倒平地，漢東太守來相迎。（沈批：此實。）……當筵意氣凌九霄，星離雨散不終朝，分飛楚關山水遙。（沈批：此言離。）余既還山尋故巢，君亦歸家渡渭橋。……五月相呼度太行，摧輪不道羊腸苦。行來北京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沈批：此又合。）……此時行樂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楊賦。（沈批：此又離。）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渭橋南頭一遇君，鄠臺之北又離群。（沈批：此兩合兩離，語從其略。）問余別恨知多少，落花春暮爭紛紛。言亦不可盡，情亦不可極。呼兒長跪緘此辭，寄君千里遙相憶。」（頁 196-197）

面目。

關於李白七古的地位，《唐詩別裁集》卷 6 論提到：「太白以高勝，少陵以大勝，執金鼓而抗顏行，後人那能鼎足！」（頁 201）何謂「以高勝」？沈德潛總評〈梁父吟〉提到：「後半拉雜使事而不見其迹，以氣勝也。若無太白本領，不易追逐。」（頁 191）「以高勝」意同於「以氣勝」，說明李白乃以氣勢凌駕文字，「筆下殊有仙氣」（評〈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頁 198），故能自由揮灑，即使拉雜使事，也蘊含他人不易步履的超然。重訂《唐詩別裁集》〈序〉提到：

新城王阮亭尚書選《唐賢三昧集》，取司空表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嚴滄浪「羚羊挂角，無迹可求」之意，蓋味在鹽酸外也。而於杜少陵所云「鯨魚碧海」、韓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余因取杜、韓語意定《唐詩別裁》，而新城所取，亦兼及焉。（頁 3）⁴⁵

沈德潛結合杜甫「掣鯨魚碧海中」與韓愈「巨刃摩天揚」的詩學論述，⁴⁶ 以雄渾濟神韻之不足，使詩歌往無垠遼闊的境地延伸，而李白以高、氣取勝的七古，正是建立壯浪縱恣詩風的極佳範式。

（二）五、七言律詩與五言長律

初刻《唐詩別裁集》〈凡例〉對於五律體製形容如下：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大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如渾金璞玉，不須追逐，自饒名貴。開、寶以來，李太白之穠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並推極勝。杜子美獨開生面，寓縱橫顛倒於整密中，故應超然拔萃。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之範圍者矣。以此求之，有餘師焉。（頁 3）

45 這段話在雍正九年（1731）成書的《說詩晬語》卷下已首度提及。而在此之前，宋鞏（1634-1713）《漫堂說詩》業已發表相似言論，云：「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於風雅有裨。至於杜之海涵地負，韓之鰲擲鯨呿，尚有所未逮。」分別見清·何文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統編》第 4 冊，頁 687、500-501。

46 分別出自杜甫，〈戲為六絕句〉其四、韓愈，〈調張籍〉，見清聖祖勅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 2453、3815。

重訂本亦保留這段話，沈德潛將五律發展分爲四個階段，從六朝文人初試聲啼，到初唐研揣聲律、體製大備，而後陳子昂、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等漸臻成熟，乃至開元、天寶年間，李白、王維、孟浩然、杜甫各擅勝場、別開生面。終唐之世，五律之發展，均可從這幾位名家中找到原型，俾初學者學習。《說詩碎語》中亦見相似條例，惟李白「穠麗」改爲「明麗」。⁴⁷《唐詩別裁集》卷 10 選錄李白五律之前，沈德潛總評曰：

逸氣凌雲，天然秀麗，隨舉一聯，知非老杜詩，非王摩詰、孟襄陽詩也。
(頁 337)

初刻與重訂《唐詩別裁集》均收李白五律 27 首，僅次於杜甫 63 首、王維 31 首。沈氏認爲李白五律迥異於杜甫「錯綜任意，寓變化於嚴整之中」，⁴⁸ 也不同於王維的「清遠」或「雄渾」、⁴⁹ 孟浩然的「清超越俗」，⁵⁰ 他以「逸氣凌雲，天然秀麗」形容之。如何解釋這兩句？且看沈德潛的實際批評：

〈塞下曲（塞虜乘秋下）〉後評：只弓如月、劍如霜耳，筆端點染，遂成奇彩。（頁 339）

〈秋登宣城謝朓北樓〉前兩聯評：二聯俱是如畫。（頁 342）

把目光投注在李白詩筆渲染的奇彩，以及如畫的詩境，顯然是沈德潛評其五律「天然秀麗」、明麗與穠麗的來源。至於「逸氣凌雲」，即超群絕塵、豪邁不羈之意，我們以爲，沈德潛是從李白創作律體的態度上下的評斷。沈氏《說詩碎語》嘗舉例說明唐詩中不合常態的散行五律：

三四語多流走，亦竟有散行者，然必有不得不散之勢，乃佳。苟艱於屬對，

47 《說詩碎語》卷上第 97 則：「五言律，……開、寶以來，李太白之明麗，……。杜子美獨闢畦徑，寓縱橫排募於整密中，故應包涵一切。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之範圍者矣，以此求之，有餘師焉。」收入《歷代詩話統編》第 4 冊，頁 661。

48 《唐詩別裁集》卷 10 總評杜甫五律：「杜詩近體，氣局闊大，使事典切，而人所不可及處，尤在錯綜任意，寓變化于嚴整之中，斯足凌轡千古。」（頁 343）

49 《唐詩別裁集》卷 9 總評王維五律：「右丞五言律有二種：一種以清遠勝，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也；一種以雄渾勝，如『天官動將星，漢地柳條青』是也。當分別觀之。」（頁 310）

50 《唐詩別裁集》卷 9 總評孟浩然五律：「孟詩勝人處，每無意求工，而清超越俗，正復出人意表。清淺語，誦之自有泉流石上，風來松下之音。」（頁 319）

率爾放筆，是借散勢以文其陋也。又有通體俱散者，李太白〈夜泊牛渚〉、孟浩然〈晚泊潯陽〉、釋皎然〈尋陸鴻漸〉等章，興到成詩，人力無與，匪垂典則，偶存標格而已。外是八句平對，五六散行，前半扇對之式，皆極詩中變態。⁵¹

文中提到三種五律之變形，分別為頷聯流走、通體具散與頸聯散行三種，雖非常格，然各具態勢，別有興味。李白五律即出現前兩種狀況，《唐詩別裁集》卷 10：

〈送友人〉後批：三四流走，亦竟有散行者，然起句必須整齊。（頁 341）

〈塞下曲（五月天山雪）〉前兩聯批：四語直下，從前未具此格（頁 338）

〈夜泊牛渚懷古〉後批：不用對偶，一氣旋折，律詩中有此一格。（頁 343）

〈送友人〉與〈塞下曲〉同屬頷聯流走，卻又各具姿態。〈送友人〉第三句「此地一為別」，意思上緊承前兩句「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⁵²而採散行流走，但因起句屬對工整，而彌補頷聯失格。〈塞下曲〉前兩聯：「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頷聯惟聞笛音，不見春柳的情景，承接首聯盛夏有雪無花之苦寒，語意一脈相承，句式全以散行，《說詩碎語》評此二聯：「一氣直下，不就羈縛。」⁵³亦就此言。至於〈夜泊牛渚懷古〉，句式通體俱散無對，意思首尾一氣呵成，更是詩人興之所致，人力無與。由此可知，沈德潛「逸氣凌雲」之評，實為概括李白五律溢出常格，氣勢一貫直下的風格。有趣的是，晚明陸時雍的看法與此大相逕庭，《唐詩鏡》表示：

初唐以律行古，局蹐不伸，盛唐以古行律，其體遂敗。良馬之妙，在折旋蟻封，豪士之奇，在規矩妙應。若恃才一往，非善之善也。〈對酒憶賀監〉、〈宿五松山下〉、〈荀媼家宿巫山下〉、〈夜泊牛渚懷古〉，清音秀骨，

51 收入《歷代詩話統編》第 4 冊，頁 661-662。

52 〈送友人〉原詩如下：「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53 《說詩碎語》卷上第 104 則：「唐玄宗『劍閣橫雲峻』一篇、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篇，神完氣足，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絕頂，此律詩正體。而太白『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一氣直下，不就羈縛。右丞『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分頂上二語而一氣赴之，尤為龍跳虎臥之筆。此皆天然入妙，未易追摹。」收入《歷代詩話統編》第 4 冊，頁 663。

夫豈不佳，第非律體所宜耳。⁵⁴

引文包括〈夜泊牛渚懷古〉在內的四首李白五律，陸時雍《唐詩鏡》均以附錄方式置於該體之末，以示貶意。⁵⁵ 陸氏反對恃才一往，認為有敗壞律體之嫌；沈德潛則傾向因時制宜，《說詩晬語》卷下第 40 則曰：「古詩中不宜雜律詩體，恐凝滯也；作律詩正須得古風格。」⁵⁶ 以古為律能調節格律限制造成的凝滯感，何妨存此一格。同時也緣於吸收王士禛的神韻說，⁵⁷ 肯定興會神到、一氣旋折，較之律體規範更難捕捉，是以有此調整。

初刻《唐詩別裁集》〈凡例〉曾針對唐代七律的發展描述如下：

七言律，平敘易于徑直，雕鏤失之佻巧，比五言更難。初唐英華乍啟，門戶未開，不用意而自勝。後此摩詰、東川，春容大雅，時崔司勳、高散騎、岑補闕諸公，實為同調，而大曆十子及劉賓客、柳柳州，其紹述也。少陵胸次閎闊，議論開闢，一時盡掩諸家，而義山詠史，其餘響也。外是曲徑旁門，雅非正軌，雖有搜羅，概從其略。（頁 3）

54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35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20，頁 492。

55 羅安伶「陸時雍《唐詩鏡》之詩學理論研究」表示：「《唐詩鏡》往往於各體最後，附上陸氏認為有瑕疵，而與正文所錄詩體相同之作品，以為『附錄』。『附錄』與正文平行，位置略低於所選詩作，以雙行小字排列，以別於單行正文。所謂『附詩』，多為陸氏認為不合標準者，或享有極高評價，而其有異議者」；「透過正、附詩兩相比較，優劣自判，亦可知陸氏不為喜好所限，能綜觀詩家得失。」（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 26-27。

56 收入《歷代詩話統編》第 4 冊，頁 678。明格調派李東陽也主張：「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為合格。然律猶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雖一時傳誦，故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不覺夕陽沉』，杜子美『獨樹花發自分明，春渚日落夢相牽』，李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也。」沈氏觀點概承此而來。見明·李東陽著，李慶立校釋，《懷麓堂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頁 6-7。

57 王士禛曾舉李白五律〈夜泊牛渚懷古〉解釋神韻，文曰：「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答曰：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高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襄陽詩：『挂席幾千里，……』詩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見氏著，戴鴻森校點，《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卷 3〈入神類〉，頁 70-71。

這段話重訂本並未更易，沈德潛認為七律創作講究在平敘與雕鏤之間取得平衡，較五言尤難，「貴屬對穩，貴遣事切，貴捶字老，貴結響高，而總歸於血脈動盪，首尾渾成。」⁵⁸ 其中杜甫以其胸次與議論之開闊，「盡掩諸家」。至於李白七律，初刻本收 3 首，分別為〈登金陵鳳凰臺〉、〈送賀監歸四明應制〉、〈別中都兄明府〉，重訂本增加〈鸚鵡洲〉一首。沈德潛並未針對李白七律進行整體評價，然觀選後批文，「從心所造」、「借說便不入套」等，⁵⁹ 皆屬正面，推測因李白不好為律，且慣「以古筆為律詩」，⁶⁰ 故屬於凡例所言，非七律正軌的旁門曲徑，遂「概從其略」。

至於五言長律，初刻與重訂《唐詩別裁集》〈凡例〉有言：「五言長律，貴嚴整，貴勻稱，貴屬對工切，貴血脈動盪。」（頁 3）重視長律開闢相生，「不露鋪敘、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為排，斯能事矣。」⁶¹ 既要求屬對工整，又講究不露痕跡，自然、勻稱，實屬為貴。初刻本收李詩 6 首，重訂刪去〈春日歸山寄孟浩然〉，減為 5 首，較之數量最多的杜甫 18 首相去甚遠。沈德潛未給予李白五排一個整體的評價，或可從個別選評中窺知一二，如：

〈送儲邕之武昌〉後批：以古風起法，運作長律，太白天才，不拘繩墨乃爾！（頁 564）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後批：入手高超，能以古筆為律體。（頁 565）

李白以古風、古筆運作長律，顯為出格，溢出一般五排正體。對照重訂《唐詩別裁集》〈序〉所言，為因應朝廷增考五言八韻的試帖詩一首，故「檢擇佳篇，垂示準則，為入春秋闡者導夫先路也。」（頁 3）李白不拘繩墨的運作風格，顯然不適合作為試帖範本，因此不增反減。然而，選錄 5 首，較之白居易 2 首、元稹 1 首，仍屬可觀。《唐詩別裁集》〈凡例〉表示：「元、白長律，滔滔百韻，使事亦復工穩，但流易有餘，變化不足，故寧舍旃。」（頁 3）說明在「屬對工切」與「血脈動盪」之間，沈德潛對排律的要求更向後者靠攏，

58 出自《說詩碎語》卷上第 107 則，收入《歷代詩話統編》第 4 冊，頁 663-664。

59 分別為評〈登金陵鳳凰臺〉與〈送賀監歸四明應制〉之語。（頁 446）

60 〈鸚鵡洲〉後批：「以古筆為律詩，盛唐人每有之，大曆後此調不復彈矣。」（頁 447）

61 《說詩碎語》卷上第 115 則，收入《歷代詩話統編》第 4 冊，頁 665。

而這也是李白的五排儘管無法作為試帖詩之參考，數量仍高於元、白的主因。

(三) 五言、七言絕句

沈德潛初刻《唐詩別裁集》〈凡例〉表示：「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澹，純是化機，不關人力。……後人當于此問津。」（頁 3）重訂本亦保留這段話，顯然認為王維、李白與韋應物之五絕，可謂鼎足而三，各具特色。然而實際揀選時，初刻與重訂本三家所收數量如下：

表二

	王維	李白	韋應物
初刻《唐詩別裁集》	12	7	6
重訂《唐詩別裁集》	16	5	4

除了王維增收四首，李白與韋應物同時減少兩首，瞬間使居於首位與次位的王維、李白之數量相差三倍之多，其用意為何？《說詩晬語》卷上第 118 則表示：「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澹，並入化機。而三家中，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各擅勝場也。」⁶² 胡應麟《詩藪》云：「余嘗謂古詩、樂府後，惟太白諸絕近之。」⁶³ 沈德潛則進一步將古詩與樂府區隔開來，以李白近樂府，王、韋近古詩。何謂「近樂府」？《說詩晬語》卷上第 46 則云：

樂府寧朴毋巧，寧疏毋鍊。張籍〈短歌行〉云：「菖蒲花開月常滿」，傷於巧也。無名氏〈木蘭詩〉云：「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後人疑為韋元甫假託，傷於鍊也。古樂府聲律，唐人已失。試看李太白所擬，篇幅之短長，音節之高下，無一與古人合者；然自是樂府神理，非古詩也。⁶⁴

「菖蒲花開月常滿」，花開對月滿，泄露了巧妙安排的痕跡。「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已是標準的律句。因此儘管〈短歌行〉與〈木蘭詩〉皆沿用樂府古題，律化現象卻相當明顯。李白的擬古樂府則能做到毋巧毋鍊，即使句式、

62 見《歷代詩話統編》第 4 冊，頁 666。

63 明·胡應麟《詩藪》，卷 6，收入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第 3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5），頁 2569。

64 收入《歷代詩話統編》第 4 冊，頁 648-649。

音節不遵循古人，卻合乎樂府神理。這段話雖從樂府發聲，然亦可由此推知，沈德潛所謂「近樂府」，係指李白五絕仍保留古樂府體格樸拙、音節自然的原始風貌。《唐詩別裁集》所選如「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靜夜思〉）、「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獨坐敬亭山〉）、「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勞勞亭〉）等，俱是明白如話，脫口而出，不經鍛鍊，不著力卻讓人倍感新奇，是以沈德潛以「高妙」形容。相形之下，檢視重訂本刪除的兩首李白五絕，「長安如夢裡，何日是歸期？」（〈送陸判官往琵琶峽〉）「稽山無賀老，卻棹酒船回。」（〈重憶賀監〉）「如夢裡」與「是歸期」平仄、語意相對，「無賀老」與「棹船回」的經營，皆說明這兩首詩屬於文人創作的近體五言，無法呼應「太白近樂府」之說，是以沈德潛於重訂本中刪除。另一方面，檢視沈德潛的個別評釋：

〈玉階怨〉後批：妙在不明說怨。

〈靜夜思〉後批：旅中情思，雖明說卻不說盡。

〈獨坐敬亭山〉後批：傳「獨坐」之神，與前一首（指〈靜夜思〉）同。

（頁 616）

無論是「不明說」、「明說卻不說盡」或傳神，皆透露沈氏重視詩歌能傳達含不盡之意於言外的韻味，而這正呼應〈序文〉「論神韻」之審核標準。

初刻《唐詩別裁集》〈凡例〉提出七絕佳篇特質如下：

七言絕句，貴言微旨遠，語淺情深，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斯為正宗。開元之時，龍標、供奉，允稱神品。⁶⁵

重訂本刪去「斯為正宗」四字，餘則不變。沈氏強調七絕首重言有盡而意無窮，語短情長、餘韻繞樑，而李白與王昌齡之七絕，俱為神品。《唐詩別裁集》卷 20 拈出李白的獨特之處：

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為貴；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頁 653）

所謂「語近情遙」、「弦外音」，即融合神韻說「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詩論。

65 清·沈德潛，初刻《唐詩別裁集》（康熙五十六年碧梧書屋藏版，哈佛大學東亞系燕京圖書館善本古籍庫館藏），凡例頁 5a。

太白如何有焉？試舉幾首沈德潛選評的作品為例：

〈越中懷古〉後評：三句說盛，一句說衰，其格獨創。（頁 653）

〈贈汪倫〉後評：若說汪倫之情比於潭水千尺，便是凡語，妙境只在一轉換間。（頁 656）

〈清平調詞之三〉後評：本言釋天子之愁恨，托以春風，措詞微婉。（頁 657）

〈越中懷古〉前三句以越王、戰士、宮女三種身分敘述一場凱旋的歷史戰役，末句「只今惟有鷓鴣飛」，一筆掃過過往戰績，同時傳達盛衰無常的弦外之音。〈贈汪倫〉不直言汪倫之情，然真情卻在「不及」之間躍上一層。〈清平調詞之三〉：「解釋春風無限恨」，藉春風婉喻明皇，不傷於露。沈德潛的評語「其格獨創」、「妙境只在一轉換間」、「措詞微婉」等，既是稱賞李白的創作手法，同時也是肯定詩中含蓄不露、予人神遠的情韻。

值得注意的是，沈德潛雖表示：「七言絕龍標、供奉，妙絕古今，別有天地。」（頁 563）然實際揀選時，初刻本收李白七絕 20 首，王昌齡 15 首，重訂本李白數量不變，王昌齡則降至 11 首。沈德潛似乎有意拉開李白與位居其次的王昌齡之距離，使李白七絕在質與量上均高居所有詩家之冠。何以如此？《唐詩別裁集》對王昌齡七絕評價為：

龍標絕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測之無端，玩之無盡，謂之唐人（騷）語可。（頁 645）

王昌齡意旨微茫、測之無端而近於騷，與李白的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略為不同。兩相對照下，李白的特質更符合七絕貴言微旨遠、語淺情深的標準。再以沈德潛《唐詩別裁集》總論杜甫與李商隱七絕為例：

少陵絕句，直抒胸臆，自是大家氣度，然以為正聲則未也。（頁 657）

義山長于風諭，工于徵引，唐人中另開一境。顧其中譏刺太深，往往失之輕薄，此俱取其大雅者。（頁 682）

重訂《唐詩別裁集》僅收錄杜詩七絕 3 首，以其「直抒胸臆」，非正聲之故；李商隱長於風諭，卻不免失之輕薄，《唐詩別裁集》取其符合大雅者 10 首。杜甫、義山之七絕，適為過與不及的實例，正說明沈德潛對於「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的重視，也解釋李白七絕高居諸家之冠的原因。

四、結 語

本文以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選評李白詩歌為討論對象，沈德潛於〈凡例〉表明「是集以李、杜為宗」，在所選李詩數量少於杜詩的情況下，沈氏如何突顯李詩地位？本文從「審宗旨」與「論格調」兩個面向切入，經討論得幾點看法如下：

其一，「審宗旨」部分，沈德潛主張詩必原本性情，關乎人倫日用與古今成敗。就創作角度言，他特別推崇李白詩中微而婉的託興手法，甚至認為李白應制組詩〈宮中行樂詞〉「中有規諷」，藉以建立不受政治權勢干擾的寫作規範。就讀者立場言，沈德潛點撥李白詩中對於歷史興亡、生命價值與人事倏忽的體察，一方面透過評釋，協助讀者領略作者之用心，習得立身處世之道，同時也是把詩歌推尊到可以涵攝一切人情物理、國家關係的層級。而李白天才奇特的詩思，也在這種超越時空與政治場域的詮釋下，意義被彰顯出來。

其二，「論格調」部分，沈德潛對李詩各體評價如下：他指出李白五古包含「縱橫馳驟」與「不矜才使氣」兩種風格，前者脫口而出，純乎天籟；後者以〈古風〉為代表，肯定李白振興漢魏古體的努力，評釋則著重闡發詩中寄託。七古部分，沈德潛指出李白之仙才，應從兩方面理解：一是李白擅長融合並變化各種體式，使詩句長短、駢散不一；一是必須於縱逸之外掌握詩中脈理與詩人懷抱。此外，沈德潛欲彌補王士禛神韻說之不足，而標舉「鯨魚碧海」、「巨刃摩天」等壯浪縱恣的雄渾詩風，李白以高、氣取勝的七古，正是極佳範式。至於律詩，以「逸氣凌雲，天然秀麗」評李白五律，「天然秀麗」乃指李詩奇彩如畫，「逸氣凌雲」則是概括李白以古為律，一氣呵成，不用對偶的創作風格。此外，透過沈氏對李白七律與五言長律的批語可知，相較於屬對工切而變化不足的詩篇，他更欣賞「血脈動盪」之作。至若五絕，沈氏視李白五絕為「近樂府」的代表，欣賞其中含不盡之意於言外之韻味，並認為李白七絕是「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的典範，所選數量亦高居各家之冠。

綜上所述，誠如沈德潛所言：「讀李詩者，於雄快之中，得其深遠宕逸之神，才是謫仙人面目。」（頁 183）「深遠」即含蘊精微，表達深婉，乃向風雅傳統回歸；「宕逸」則不受常理約束，逸氣縱橫，開拓詩的創作界域。李白之所以成為沈德潛建構詩學理論的典範，源於他詩歌中「含蓄蘊藉」（深遠）

與「天才奇特」(宕逸)兩個特質，其指標性意義，當由此理解。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唐·李白撰，宋·楊齊賢註，元·蕭士贇補注，《分類補注李太白詩》，《閩刻珍本叢刊》集部第 57 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
- 明·李東陽著，李慶立校釋，《懷麓堂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 明·李攀龍撰，包敬弟標校，《滄溟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明·唐汝詢選釋，王振漢點校，《唐詩解》，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 明·唐汝詢選釋，清·吳昌祺評定，《刪定唐詩解》，《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第 161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明·胡應麟，《詩藪》，收入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第 3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5。
- 明·陸時雍，《詩鏡總論》，收入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第 6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5。
- 明·陸時雍，《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35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宋荦，《漫堂說詩》，收入清·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統編》第 4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 清·王士禛著，戴鴻森校點，《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 清·清聖祖勅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 清·沈德潛，《說詩晬語》，收入清·何文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統編》第 4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 清·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清·沈德潛，初刻《唐詩別裁集》，康熙五十六年碧梧書屋藏版，哈佛大學東亞系燕京圖書館善本古籍庫館藏。
- 清·沈德潛選編，《古詩源》，臺北：世界書局，1998。
- 清·沈德潛自訂，《年譜》，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3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沈德潛，《歸愚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3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清·沈德潛，《七子詩選》，收入《和刻本漢詩集成·總集篇》第 8 輯，東京：古典研

究會出版，1979。

清·沈德潛選，李克和等校點，《清詩別裁集》，長沙：岳麓書社，1998。

清·梁章鉅，《退庵隨筆》，收入《清代筆記叢刊》第3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

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2010。

清·阮元纂修，《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二、近人論著

方瑜 2005 《唐詩論文集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

王宏林 2010 《沈德潛詩學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曉晴 2005 〈論沈德潛對李白七絕之評價——以《唐詩別裁集》為探討重心〉，《輔大中研所學刊》15(2005.10): 1-27。

吳宏一 1986 《清代詩學初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吳宏一 1998 《清代文學批評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吳珮文 2005 「沈德潛『詩教』觀研究——以詩歌評選為論述文本」，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范建明 2012 〈關於《唐詩別裁集》的修訂及其理由——「重訂本」與「初刻本」的比較〉，《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5(2012.12): 57-74。

孫琴安 2005 《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陳岸峰 2011 《沈德潛詩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陳美朱 2012 〈《唐詩歸》與《唐詩別裁集》之杜詩選評比較〉，《東吳中文學報》24(2012.11):143-166。

陳國球 2007 《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健 1999 《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日)鈴木虎雄著，洪順隆譯 1972 《中國詩論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廖美玉 2012 〈後世變的詩人述作空間——同榜異軌的沈德潛與袁枚〉，《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53(2012.7): 33-64。

薛穎、朱茹 2007 〈從《唐詩別裁集》對李白詩評注看沈德潛詩論〉，《大慶師範學院學報》27.3(2007.6): 82-84。

韓勝 2010 《清代唐詩選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羅安伶 2005 「陸時雍《唐詩鏡》之詩學理論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Selection and Critique of Li Bai's Poetry in Shen Deqian's *Tangshi Biecai Ji*

Chang Li-ying*

Abstract

In the preface to his *Tangshi biecai ji* (唐詩別裁集 Anthology of Tang Poetry), Shen Deqian 沈德潛 clearly states that his standard for selecting poetry for inclusion in the collection is the poetry of Li Bai 李白 and Du Fu 杜甫. It is well established that Shen Deqian regards Du Fu's poetry as a model of tactful, indirect criticism. His comments on Li Bai's poetry and reasons for his selection, however, are not well studied. Shen Deqian highly praises the way Li Bai euphemistically expresses his deepest emotions in his poetry. There are three key points with respect to Shen's discussion of the form of Li Bai's poetry. First, he includes more of Li Bai's seven-syllable quatrains (七言絕句) in the anthology than of any other poet because he feels that Li Bai is best able express his deepest emotions vividly and concisely,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a goal of all poets. Second, though Li Bai's regulated verse (律詩) is often not antithetical or resembles prose, Shen Deqian nevertheless accepts Li's approach and considers it another form of regulated verse. Third, Li Bai's old-style poetry (古體詩) is a prime example of the wild and unconstrained style praised by Shen.

Keywords: Shen Deqian 沈德潛, *Tangshi biecai ji* 唐詩別裁集, Li Bai 李白, tactful criticism, style

* Chang Li-ying is a Ph.D.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